滎陽外史集

十

滎陽外史集卷[illegible]

明 鄭真 撰

[illegible]論

[illegible]宋史[illegible]

[illegible]賞天[illegible]有所勸刑一人而天

[illegible]家國所由興也夫苟失

[illegible]人安能圖回人心於潰

散分裂之際哉宋至理度朝國勢誠岌岌矣襄陽権場
之置壞于文德之玉帶此與虞公貪璧馬以亡虞曩瓦
取裘佩而亡郢者何異哉文德既死文煥繼之雖拒守
有年然卒不能以死報國宋社云亡實其兄弟致之宋
之君臣能暴揚其罪戮及其家使夫不忠不孝之人無
所容於天地之間然後收合餘燼背城借一勝負猶未
可知也計不出此乃封文德為和義郡王而以其子師
孟為工部侍郎以冀和議之成焉是所謂當刑而不之

刑不當賞而賞焉者是尚足以持天下之柄哉天下之人以為朝廷舉動例皆如此各思獻封疆以圖取富貴孰肯委身竭節以勵勤王之勲哉此宋社所以卒于亡也噫

論范氏

善惡之報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吾以范文虎觀之斯言不誣矣夫文虎以殿廂之重受援襄樊之命坐視危迫不發一矢襄樊既破遂以吕氏子壻舉安慶而降之

自是而後為大兵嚮導者文虎也迫逼二王及楊鎮者亦文虎也舁太后之牀驅逐督促而為宫人詬責者亦文虎也棄君叛國圖取富貴資產之盛遍及東南又開慈溪茶貢以固其寵自以為百世無窮之利矣及錢塘盜起子孫效其故知至身戮家滅是豈非善惡之報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也耶申包胥曰人定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故以降取富貴者天之未定者也以降取夷滅者天之終定者也茍使其孫復如其祖則天者誠茫茫矣

世之言天者豈可求諸天之未定而謂善者無福惡者無禍哉

讀玉堂類藳祭濟王文

此卷載濟王祭文一篇王葬湖州山水惡絕蓋當時權臣為之昔朱全忠篡唐降昭宣帝為濟陰王濟邸之封取濟水獨絕之義又蕭衍篡齊降和帝為巴陵王而濟王亦降封巴陵公用心如此亦可謂無忌憚矣豈禮官承意為之耶夫巴陵之變踰五十年羣臣以濟邸為言

者皆斥去及天兵壓境繼絶崇贈之典始克為之踰年社稷為墟矣春秋祭祀之不享豈獨王哉袁文清公曰吳夫人復封端平之初也復立濟祀德祐之末也馴至于此其何可言于是竊有感焉因併録之吳夫人濟王配云

讀臣僚請免不允批答詔

臣僚請免不允批答七卷夫君子之仕也才不勝任則引分以辭榮老不堪事則全身以求退斯固大義所當

然者宋至咸淳德祐間廉恥道喪文武小大之臣或偷安茍且為自保之計或納賂請托為遷敘之資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幸而得之乃假托辭免故事至于再三且煩詞臣敝敝于文字之末君臣上下之間其矯誣甚矣哉今觀所載辭免荅詔不允者四十餘人若王爚趙葵謝芳叔之考終馬廷鸞葉夢鼎之善退所謂全始終之臣也江萬里之死于井李庭芝之死于兵所謂守節義之臣也文天祥崎嶇患難至死不屈其扶天理而正綱

常者乎至于吳堅謝堂則奉使祈請屈膝大廷矣陳宜中則展轉無成棄身蠻貊矣留夢炎則奔走京師干求仕進矣若夫守封疆之臣夏貴以淮西降黄萬石以江西降高達獻江陵趙孟傳獻明越棄君叛國若敝屣然節義安在哉其他或遁或降或散其是非亦不暇計矣夫當天下幸安無事之時于一官之轉一階之升則假辭讓以為高及患難之來乃復偷生免死賣國獻城貪取富貴回視前日之辭免果何為耶抗詔諄復之辭君

之所望于臣者又何如耶

讀史氏手書三朝政要

右宋三朝政要載羣臣及三學生論丞相史嵩之起復事為詳其言以為宋三百餘年之天下必壞于史氏之手蓋以史氏秉鈞子孫相繼春秋世卿之戒有國家所當謹者是誠有激而言也後賈魏公當國以家憾史氏不得與政至國已卒無有一人獻一城一邑者亦云幸矣其子孫讀之細書其上而于後尤致意焉請抑之所

以全之蓋將欲釋祖宗既往之愆而昭示于無窮者其用心亦可謂厚矣為之後者乃不能誦其言以永其傳而以竄諸人馬是豈文獻之足徵哉

記明慶寺化度碑本後

此武林明慶寺化度禪師石本也舊貨是本者得數十錢輒售自紅巾盜犇突寺羅兵燹殃及此碑其間傳諸人間者視之不啻金玉物其有幸不幸哉

録鄉先生詞翰後題

先祖蒙隱先生樂于稱道人有一詞之善必手録之裒考其人皆吾鄉典刑後學模範數十年来衣冠故家凋喪零落問其子孫不知宗譜之傳況敢望誦其遺文于殘編斷簡之一二乎此原伯魯之訓當世君子深嗟重嘆而不自已者也予于是竊有感焉詞凡若干篇并録集後皆倣此庶使覽者知吾鄉文獻所自云

書謝黄牛地鈐後

地理之學尚矣漢青烏先生著爲葬經晋郭璞祖之迨

至唐楊筠松曾連口相授受于是龍穴砂水之法獨以江西為宗宋大儒考亭朱夫子與元定蔡氏亦講明之故其立朝論孝宗山陵事尤拳拳焉是格物致知之學固非止陰陽技藝之一偏也金溪謝氏精于葬法益遠繼曾楊而有聲者也嘗往來台明間凡目之所經意之所營著為地鈐其山川之趨伏踴躍橫直彎邪高下遠近聚散停伏所謂若龍若鳳若虎若象若馬若龜鼈若麒麟若車若箱若玉印若金釵若明珠然者為圖其形

著其盖拈倚撞弔挿脱吐鉗截之法復詩歌以賛詠之以為人得而阡之者公矦將相皆由是而出焉其開示後人可謂明矣然而二百餘年以来人即其處而求之茫然莫之見者豈山川形勢有時而變移耶抑山川神靈靳其藏而勿妄以畀人也即不然謝氏豈欺後世哉吾聞有吉地者必待有德之人彼千金之家多行不義及其終也乃欲求富貴之地以為嗣續久遠之利吾知其對面有勿能逢矣然則孝子慈孫之為祖若父窆窀

之計者豈曰按圖索驥而已哉此書得之姚江李師家

命錄以為家傳云

記俞氏春秋集傳後

予既輯春秋傳適友人以此書見貽者其于去取多獲

助焉惜上二帙未及全爾夫龍泉太阿金鐵之精昔人

得其一猶以神物久當自合况聖人經邦大訓窮天地

亘古今者乎吾知其合也必矣因書以俟云

記黄氏曰抄春秋後

褒貶論春秋三傳祖之而諸儒和之至朱文公以為直書而義自見于是聖人公平正大之心有可得而推矣慈溪東發先生黄公著日抄一書其于春秋獨能以朱子為宗而雜取木訥趙氏岷隱戴氏斷以已意大抵多直致而無潤色是以讀者有不滿焉夫當于理者不必工其辭而合于古者必有戾于今先生之言其當于理者即其合于古者即予嘗輯春秋傳多有取焉者既成乃追録而藏之此書得諸定海鳳湖錢氏其所刊板已

燬于火云

題沈氏春秋比事後

凡例之學出於啖趙氏宋世大儒因事著詞凡而會盟之好戰伐之爭朝聘祭祀之禮蒐狩兵賦之制宮室之增修土地之與奪先後始終之詳興衰消長之異莫不備見則亦有功於學者矣沈氏比事之作其得於是乎但其言多掎摭三傳而其是非取舍往往有不得其實者又文字委靡不足以發之讀者不無憾焉予近輯春

當於清江劉氏下手旨哉其為言也令觀意林權衡二書既有以正三傳得失復有以明聖人之歸趣而凡世儒之名稱爵號日月凡例褒貶之說有不待辨而知其非矣嗚呼是豈非三傳之忠臣也歟予于止齋傅誦宣獻之文知其為贊成一家之言而袁公所謂宣獻晚歲悔悟之說猶可傳信謹識於權衡意林之後

記蕭氏春秋辨疑後

三傳作而春秋散近世儒者有是言也夫三傳雖未盡

得聖人之意學者舍三傳其何所据乎蕭楚著春秋辨疑多抵牾三傳至其所自為説往往有不得其事情焉者然所以傳諸當時而行于後世則以胡公銓為之弟子也公嘗以和議事上疏論宰相秦檜當斬金以千金購其文讀之大驚其有得于春秋君臣之大義者耶暇日於此誦之數過而其言之精者附録春秋集傳并記其師弟子傳受之略于其後云

識先教授墓銘後

右臨川雲林先生左丞危公著先教授府君墓銘一通中訛數字葢公集中録本也先君文行公所素知身後之托見於易簀之際鄉先生程公仲能舒公汝霖致書於公皆以為言其後公復書程公曰鄭先生銘文謹當具藁復書舒公曰已撰定寄去幸有以教之時兵革繁興中路阻絶竟杳沈弗之得歲在戊戌秋八月天兵克大都在朝之士皆遺南行而危程二公與俱入覲程為刑部侍郎危拜翰林直學士明年程公之弟季甫遣

其姪彦中入侍復令以斯銘為請危公出以示之曰此
吾在金閶山時䕞定南来憂患未嘗為人作字但録去
可也未幾程得罪病死彦中奉喪東歸遂以致之危公
出處大節天下具有公論而先君平生大槩固有待於
銘文而傳者況臨終之言在吾人子所當致力者乎今
既得之其于存没之感為何如哉因綴輯家乘之末且
識其所自後之人其敬守之哉

書陳氏五節婦卷後

復深喜之哉昔者莆田陳太史衆仲作彰德李氏三孀傳并其女之嫁者數之猶以為千百人中絶無而僅有者况陳氏五節婦之萃於一門者乎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陳氏其有焉

録鄉先生鄭公景尹擎天柱歌後題

右擎天柱歌一章明鄉先生鄭公景尹父所著觀其寄興取義宏濶高遠非其學之所至自為一家之言乎嘗試推之其意以為至高者天至厚者地人於天地之間

所以特立不倚者以有理爲之主也理既在我則雖極天下之驕悍皆將委然聽命而去而鄭公特於小孤山一柱峯發之是所謂不知反求諸已而竊比于外物者其非寓言以成文者乎夫先生之所以論公者如此蓋公之文如長江大河澎湃浩蕩莫可遏禦誠所謂一代之傑然者然究其歸大抵諛世之言多而垂世之言少是以道學之士往往議之誠有如先生之言者予自幼時嘗好誦公之文而家貧無資久莫能售乃假諸友

人録而藏之以備一家之采擇既成發故篋得先生拏
天柱歌與其所以論公者用附諸末簡迺若是非之實
有公論在非予所敢知也

録先祖為郡府告社稷風伯雨師文

按此文先生舊藁自註既告而雨夫其哀懇直致無所
隱避而當時為民牧者復能受而用之則其一念之間
足以通乎神明矣而天澤之應見於俄頃豈偶然哉夫人
事感于下則天變應于上天人相與之際甚微非直以

餘年君子小人更進迭用治亂消長固可為當時之一
慨矣至於度宗十年之政一則賈氏二則賈氏在朝之
臣無有以國事為言者襄陽被圍久勿克救北兵駸駸
近在江左帝也迄罔聞知焉使宮車晏駕少忍須臾寧
不牽羊肉袒為燕薊之俘因耶何至於孤兒寡婦而卒
攖其禍哉公之此書至賈氏既敗而終其憂深思遠可
謂至矣故其論宰相臺諫專閫之非人所以致強敵之
憑陵者尤拳拳焉夫公在咸淳德祐之際其所見所聞

如此令之士大夫處于至正之朝者其所見所聞當有甚焉想夫社稷之亡河山之易未及百年始無有今昔之異者遺民之痛其不至於痛哭而流涕者乎昔孔子作春秋昭定哀之間多特筆公於理度兩朝其致意于世道之終也深矣斯其學春秋者哉因取而著之於此以為亡國之鑒而其他有不能盡録也

跋于景賢文卷

往年業進士經義者謂之時文率皆拘於程度以求有

司一日之合科舉既廢然後取唐宋曁兩漢文章諸大家肄習之多有以古文鳴者于是文風為之一變夫文章何有古今之異哉世道之淳漓風俗之厚薄執業以時高下今之文不得不異於古之文矣且文之古者莫經若也學足以窮經則於為文何有予友于君景賢舊以舉業自奮今觀雜著一編遺言發聲輒如其意之所欲出吾不知是果有得於經學否耶昔宋傅公景仁嘗語西山真先生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子歸取

不知也

録永國公滅金露布

按破蔡獲完顔守緒露布有二篇大抵相同未知何者為的縱知其的亦未必出永國史公之手但即其辭而知其事固在所録也夫資蒙古之力以滅殘金國家之體已失矣殘金僅亡而蒙古之患固有大於女真者況殘灰餘燼莫辨偽真而露布稱揚君臣上下盛言功伐此志士之在當時不能默默而遂已也

録史忠清遺事

按忠清壙志載其歷官之詳行事實無所考至觀鄭丞相請衛王享配寧宗則言其定策之功太學生裘埜伏闕上書則論其覈田之害此可以見功過不相掩矣至其當時有謂經筵清選遽及乳臭從橐重職輕畀癡兒寔指公兄弟而言此固出於一時矯激之論而豈知其異日宥府本兵之任有不止於從橐者乎使假之以年其榮爵重任有不知其何如然則世卿之盛孰有過于

史氏者哉公所著有雲麓藁舊嘗見雜詩一卷以遺覆瓿之危不及紀録獨得其貽從兄丞相永國公及從姪從事菊屏府君數通墨妙筆精實可以想見風采乃録而傳之以備一家之言而其他有不可證者則其後人有如原伯魯不説學之過也

録王厚齋郕國沂國配食大成樂章

宋咸熙三年度宗幸太學詔升曾參郕國公孔伋沂國公配享先聖孔子廟廷時厚齋公權直學士院樂章實

其撰著宋亡元世祖皇帝詔定先聖先師釋奠儀其郕沂二國樂章導而用之遍及天下迨將百年莫有知出公手者固宜表而出之世祚既移郡邑庠序之事為之暫輟後有舉而行者不知能復用之禮文被之絃歌以昭格享之實否乎觀於此者感慨係之矣

錄請度宗聽政七表

按公本傳度宗即位禮部郎官草百官表舊制請聽政四表以上一日入臨宰臣諭旨增撰三表公援筆立就

丞相總護還辭位表三道使者立以俟公從容授之丞

相驚服即授兼禮部郎官其載公敏捷如此以上七篇

即宰臣諭旨增撰者觀其萃諸經史為一家言而變化

開闔自然貫穿所謂不期工而自工者也其自早年嘗

讀其文至於成誦終不能彷彿其萬一而近世士大夫

上書於朝乃欲禁絶偶儷其亦不思甚矣嗚呼使士大夫

習為偶儷盡如公之為表亦何害其為文哉

録宋杜清獻公論史宇之離異洪氏

臣聞政者正也正人之不正也善者有所恃以立惡者有所懼而革人倫以正風俗以厚而王政行矣林氏乃衛王之嬖妾也以色而媚其主怙寵以専其家衛王在時醖惡之聲固已彰露令捨潭潭之居挈其癡頑子而寓於京城紛華之地以身便其私人言藉藉閒者掩鼻洪氏乃守之之妻衛王在時所聘之婦室家已成已有子女則夫婦之情未嘗揆也今一旦以其不孝而欲出其妻使其果有不孝之迹出之固宜而人皆謂洪氏不能合汙同穢而林氏不得淫恣自如以邪疾正以惡誣善而然也陛下縱不能以王法正之詎可遂其奸計而許之耶守之迫于其母之命以奪其夫婦之情是殆處人倫之大變此一家之不正爾何至上閫聖聽行下都省都司疑之宰臣陛下至形宸命使洪氏横被誣出之罪守之痛受出妻之名而林氏醜聲

益彰彰于天下出一家之不正反以累朝廷之
令亦至於不正也陛下以林氏為衛王之嬖妾
而曲徇其情獨不思洪氏為衛王之婦乎宰臣
固衛王之族也且不念及此其可以宰正天下
臣愚欲乞睿斷先寢前命訪問其家正其內外
主僕之分戒林氏以恩撫婦戒洪氏以順事姑
戒守之以義理家使上下和睦醜聲不聞上以
正朝廷之令下以正衛王之家其于王政誠非
小補所有勅未敢書行
謹録奏聞伏候勅書

杜清獻公事宗理宗清忠勁直帝以司馬光目之為相八十日而薨御製謚以賜吾鄉黄東發氏備著其事及閲三朝政要載公兩居相位予竊疑之以問羽庭劉先

生先生以黃氏為信且舉杜氏家乘所載以為公素嗜書史氏以毒藥塗簡冊使人以獻公旦夕翻閱毒氣薰目遂失明以死予時以為不然夫毒人以死非怨恨之深者不至此彼史氏亦何憾于公哉及閱故篋書得公繳奏論史宇之將離異洪氏事極言其母林氏且謂正其内外主僕之分則其帳簿之間必有干犯之者當是時衛王薨背未久嵩之繼秉國鈞而公乃昌言不忌蓋上以正朝廷之體下以正大臣之家拳拳懇到一至於

此初不計一身之危禍爲何如也理宗不能聽而用之而洪氏終至於見黜徒使史氏怨公愈深而異日之事雖莫知其如何其家乘所謂毒而殺之或者於是有徵焉謹録以誌傳疑之義且以備重修宋史者擇焉

讀王績翁遺事

元故閩國忠愍王公績翁在宋德祐年間守南劍州職爲兵部尚書寶章閣學士福建制置副使其任不爲不重矣宋既奉表納土乃夜抵福州行省以八郡圖籍

上之得為宣撫使此金華黄公溍著王氏祠堂碑所載
也景炎新造之初王世強舟師至福安積翁為内應王
綱中遂以城降張世傑攻泉州蒲壽庚求救于元帥索
多而積翁亦遣于索多乞兵此陳仲微著二王本末所
載也合二者所載觀之其叛君賣國之罪不容誅矣祠
堂碑本王氏自著行狀其全篇多述寵遇之盛錫予之隆
而其終乃有顧作驢報大元皇帝之語其命詞醜惡士
大夫為之泚顙汗顔而祠堂碑言曰本事頗詳備且以

捐軀殉國為忠其迹為近似矣夫忘故國累世之恩而希新朝一旦之寵故不死于宋而死于元葢亦貪生而終不得生畏死而終不免死者果何取于捐軀殉國者哉

讀趙格菴墓表

故宋格庵先生趙公上承朱子之傳所著四書纂疏天下咸所傳誦而臨川危公以失節稱之清容袁公亦言宋季貴降者多道學之士雖不專指公言意公當內附之日必有降志辱身之事而金華黃公著墓表有曰范

希文修京城之策不行于慶歷李伯紀經制兩河之策不行于建炎而公救襄之策不行于咸淳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其所以稱譽之者甚重畧無有一言及失節者豈墓上之文本其孝子慈孫之情揚其美而不揚其惡耶危公既譏其失節至於其身乃不免焉是所謂大義責人而不能律己所以卒為名教之罪人歟

記高昌國五嬰兒事

故蜀郡邵庵虞公著高昌世勳碑載其祖之所自出有

天光降於樹生瘿而裂得嬰兒五收養之其最穉者卜
古可汗遂能有其土地人民而為之君長此即高昌之
君也而金華黃公論五嬰兒事以為兩樹中而生瘿既
與天光之說不同且謂其先為國之君長而又謂以為
神異而敬事之因妻以女約為世婚而秉其國政其國
主即令高昌王之所自出也則又以為高昌之臣矣夫
怪異之事聖門不道五嬰兒之說若天問所謂水濱之
木得彼小子者儒先固以為不足信矣況一事各為一

說或以其為君或以其為臣吾不知今之修元史者果孰從而取證乎

錄厚齋詞科表後題

按此以上三篇葢公詞科試中暨所業者觀其措辭立意前後次節豐贍縝密信所謂法度之文也今世文章之士能為儷語者甚多而識製作之體者絶少故其空疎繆戾有終身勿悟者矣若此三篇宜表而出之以為矜式

[illegible]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七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八

明　鄭真　撰

題跋雜識

讀陸秀夫遺事

宋益王崖山稱帝邈乎雲海之間誠不可國矣羣臣所以不憚險阻而從之者蓋將盡其力之所至云爾力之不至則以死繼之此忠臣孝子之本心也陸秀夫位為

宰輔雖在危難儼然正笏如平時語及國事以袖拭淚
朝衣盡濕其在帝前猶手書大學章句進講此豈一息
忘君者哉兵既敗乃仗劔驅其妻子曰而去怕我不来
則固無有家慮矣然後登御舟與其主同死斯亦處死
之得其道哉世固有患難之際俾其妻子以赴水死而
其身乃不免于遷延避就是誠負其妻子者矣斯不亦
公之罪人乎嗚呼大節人之所難善名天之所靳故有
奮身於生死之際而其名乃與天壤相弊若公者何其

少哉

書夏承遺文後

按朝散夏公出處大略見中大夫周公撰夏主簿墓銘主簿朝散公父也若郡乘所載本諸宋史集既得兼考而備存之令觀其著舒周唱和序詳贍整蔚實為能文之士即其文而求其行固君子之所動心者况其所爭根括皇族一事寔出于忠義者乎周公載主簿有文集七十卷其七子皆業儒或預薦太學而令皆不可考證

矣嘗從故老問之莫知其子孫為誰何夫仁者必有後若夏氏者何其閒焉無聞也即嗚呼悲哉

題周遺集後

謹按周氏為吾鄉望族自宋有國以来一門以科第顯者八人而自正議公諱造者始處厚温厚師厚則造之子也鍔銖則造之孫師厚之子也焯則造之五世孫坦則造之六世孫也衣冠盛事錄備著父子兄弟之目而預鄉薦者有不盡書亦可謂盛矣造即銀青公鍔即中

大公銖即承議公也中大公直亮方正元符上書奮不
顧忌其在元祐姦黨餘官之日固為公之不幸然當國
家將亂邪人指正為邪其勢有不可遏者而公得與司
馬公諸先正同列實與天壤永垂不朽其非公之大幸
乎宗社既墟衣冠世緒多就零落而周氏保有二三百
年詩書之澤有如一日斯足以見忠臣正士之報矣予
嘗過其家得中大夫鄞江先生集附承議公所著二十
卷及銀青公遺文一篇遂得次第輯之而其他有不及

見矣惜哉周氏裔孫名宇字伯生者去中大夫已十世矣克自飭厲楚楚自將讀書為文有法度自著家乘以傳是所謂能世其家者周氏之興信乎未艾也書曰紹聞衣德言又曰迪惟前人光於周氏深有望焉

識録王惟賢春秋指要序後

真幼過庭時先教授府君嘗稱惟賢王氏經學文藝有過人者今觀春秋指要二序會衆說為一家誠可謂博矣若其夏正一說則吾鄉太師存畊趙氏奏議實主之

而東發黃氏日抄讀春秋一書則又多有取於岷隱戴氏者也二序前稱欽若天時自岷隱始後稱黃氏考證尤備豈王氏與東發生相先後里居密邇嘗有以得其傳耶王氏世居境清寺後今其後嗣已絕獨女兄適趙氏者年九十餘以死當時不及往拜而問之故其一家父子兄弟文獻之傳皆不可徵獨指要一編則先祖蒙隱府君嘗手自繕錄某幼習經先君實以授之故其可見者僅止此云

識錄先祖雜著後

其往年嘗聞卓先生習之曰吾既冠時師事汝祖蒙隱先生先生早以經史論策有聲而尤工於儷語晚歲專志古學每拾片紙細書頃刻成文求者立以俟在庠序間凡慶賀宴餞官所命稾者多出其手大槩辭取達意工拙勿論也汝祖之學嗣而弗絕實在爾兄弟烏乎勉之哉其受而識之重惟先祖文行一鄉推重至今人能言之其所著曰蒙隱稾者凡十餘帙其爲趙氏甥持去

及藏於先叔父者皆泯沒已久家所存者僅殘編斷簡之一二而已嘗會粹而甄別之凡十有二卷譾焉弱資先澤一線之微凜不自勝其能無媿於長者之言否耶兹所錄者詩文大小四十篇自先生以上若國子進士公監倉公皆有著述厄于兵燹不可得而詳也

記春秋後傳

永嘉陳止齋先生著春秋後傳立意精微措辭簡當其論世變有若身處乎二百餘年間然其中亦有違戾自

相抵捂者足以明經之士論據事直書者多致疑焉吾鄉樓宣獻公嘗為先生著序引而清容袁公謂宣獻晚年悔悟自焚其藁今其序引與傳俱傳其亦可以會其旨趣之歸矣哉

跋史觀文與從姪菊屏君帖

此宋觀文殿學士謙齋史公貽其從姪菊屏君者也其所謂松壑即趙太師郡王存昕之子孟傳官至沿海制師與公親厚菊屏求公具書松壑葢將為入仕之地者而

公乃爲之委曲如此後葯屛賓以公知處州明堂恩得官麻城主簿歷平江司户階文林郎而止則公終始親親之恩可見矣傳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其公之謂乎

跋史忠清公貽其兄判部尚書墨跡

故宋史忠清公丞相衛王次子理宗念其家舊勲特眷厚之仕至同知樞密院事其薨也賜龍腦水銀斂以一品禮服衆贈太師世臣之盛者時莫與比公平生事業

不槩見實能念及親族尤愛仲子菊屏君菊屏則忠定越王母弟知江陰軍淵之曾孫即公所與判部尚書書中稱六一姪是也衛王在日常欲命菊屏為待制後則其為人蓋可想見而公屢以明與可喜稱之至欲命之以官職不待有請於尚書戶部也所以遲遲者正如書中所言爾繼而公奏書丞相永國公請以第四子會卿所受衛王解政恩改奏回授菊屏之入官雖不以此而公親親之恩于是可見矣世之尊官大臣以功名富貴

於世家文獻之君子若書中所稱和仲則習庵先生陳公塤蓋史氏之甥菊屏嘗師事之其歷官行事見宋史列傳云

跋李西臺墨跡

李西臺書擅名一代其弟子秦玠嘗語歐陽公以為學張從申書源流蓋可考也今觀此書蓋其意有自得而不拘拘於古人者波磔云乎哉

跋易元吉雙獐圖

易元吉畫獐生動意態妙絶古今前代遺老若端明參政古涪文公暨吳興趙氏應錢氏舜舉已嘗審定其跡無可疑者然皆以畫言之獨陵陽先生大理于公以為秋風槲葉呦呦鳴相命自樂其樂而人得狎玩之者迹其物性之自然也至戒其深藏决逝勿為射士所得者推乎仁心之愛養也嗚呼此所以為先生有道之言歟

記董東皋先生文集

按董先生東皋雜著一什多鄉里朋舊贈餞唱酬之辭

夫士之立言成文蓋其學問之充心聲之著有如此者以秉彛弱冠即以文鳴使當時有氣力者引而置之臺閣當禮樂制作之任與諸公馳騁上下則其所著豈特如是而已乎世之敝心苦志於文字者蓋欲見之行事傳之無窮也然其命之不淑時之弗利而壽之不永者豈特一秉彛而已此予所以重為之悲也秉彛之死金華黄公既銘其墓而豫章揭公復為著集引固足以慰秉彛於地下矣而鄉士之論秉彛者以為文主於氣秉

彝氣短不壽亦為知言者云

書李節婦王氏詩後

古節婦見經者二衛共姜録於詩紀叔姬書於春秋女婦之賢獨共姜叔姬也耶盖婦不二天人道之常固有不盡紀者矣若共姜迫於其母叔姬不歸宗國而歸於酅此處正而出乎其類者聖人取之所以為天下後世之為人婦者勸也同郡李節婦當其夫友傑氏之歿既不肯歸父母之家而又不為宗鄙之言所惑乃抱伯姒之

子以為已子誓以死守庶幾於古節婦者矣至其旦夕之間饘粥不給亦不以語人鄉人有戴生者自海上以米餽之是雖不足以頻續其有無然其區區好義之一端在節婦亦不必辭矣予友陳子浩既取詩春秋遺意為之詠歌以顯節婦之行若生者可不因使之表見於士君子之間耶子浩與友傑為同志交誼篤生死玆又為節婦經紀其家世必有執筆之士為之特書者予也頗拭目焉

題張南軒先生手札後

栻比者祇拜鈞翰寵報下情不勝感激[illegible]

前宋士大夫往來書問皆有定式其首多不署其人字號爵位而惟見于三摺外封若南軒先生親書手劄可考也今外封既已其全集世亦罕見不知曾載與否無以考其人為誰何然其曰運動樞極體貌益隆精神折

衢何遠不屆又曰備藩嶺右正托蔭餘此必自宥府連帥上流者 按先生忠獻公長子初蔭補右承務郎孝宗即位忠獻奏為書寫機宜文字以軍事入見詔為直秘閣後復以秘閣知靜江上經略治狀則淳熙改元之初元也此書之作其在斯時乎舊制直秘閣為卿監出帶八品職名承務郎為小京官從九品階即先生初蔭之官也以阜陵去文武階左右字故右字不書先生筮仕十餘年四典大州而舊階尚未改轉豈未經磨勘有

司者之失也耶夫自南渡中興以来先生以道德文學為己任交際之間實以誠敬為主故其揄揚稱頌著於言辭者如是此聖門大賢之氣象後生小子所嘗觀感而慕效者也嗚呼休哉

跋史越王進陳正言禾四經解劉子

宋右正言陳文介公其政和間以童貫與政引裾强諫帝留所碎衣以旌其直後坐陳瓘子論蔡京得罪除名至紹興時復以秦檜沮抑未及昭雪孝宗朝史越王

當國乃上其所著書請賜卹典帝為嘉歎命藏書於秘
館嗣後顯宫美謚實王𤼵之夫公以碩學高行生死戹
權貴向非侃為帝言九原之氣終不得伸矣其生也晚
竊好論著前代人物典故至觀公引据一事人以辛毗
比之誠不為過間嘗輯四明文獻集求公遺文則散軼
已久今歲以秋試鄉貢如錢塘見售公易傳者惜無金
不能得歸語其七世孫諱璿字元良者元良意甚恨悵
將浼人購贖暇日閱舊藳有越王進公四經解劄子一

通深嘆大臣告君有以彰顯公之大節者如此乃錄以遺之元良蓋有志於先世者也

跋史觀文貽其從姪司戶世卿書

史氏父子相繼至觀文公榮顯富貴克承先澤然在當時猶有佃者背主擅使及小人姦計誣妄者況其後來子孫不振時即公作書俾從姪司戶致意制幕其於門戶之事委曲如此足以見其不挾貴所稱履齋則制帥判府丞相吳公潛云

跋史連州挽詩及書後

按奉直公一之係太師宋臯先生諱漸之孫知郴州彌應之子而齊國文靖彌忠之姪也公嘗知連州與司户有叔姪同門之契司户之死公既為詩哀挽復作書以唁其子至誠惻怛詞意藹然足以見古人忠厚氣象矣後世有號同宗而死生不相顧者彼何人哉

跋史氏父子問遺帖

按前觀文公問遺帖為公親跡至其贈賻之禮奠祭之

文公實署名其後送殯一帖則公之子寺丞公承事聯書者也司戶平生為公愛重以公恩澤得官其疾其卒其葬而公與其子所深致其厚者如此敦敘之義足以風厲薄俗矣

跋文林郎史世卿誥

按宋史德祐二年三月丁丑日三宮出降此文林郎誥在其旬日間所授者其無印署豈事勢倉皇而有所不暇也即是足以發黍離之一慨矣

題洪制帥壽親帖

按洪公壽臨安人内翰端明學士沿夔之子與其兄勲俱以才名見知於世號天目三洪在宋季嘗為沿海使與史氏實有親契今觀所與司户二書紙墨之精實可以想見其為人矣

題史忠清公帖

予與史傳叟氏同閲此帖傳叟以集賢為督相永國公大資為齊國文靖公予以史氏家乘考之淳熈四年文

靖除資政殿學士已而告覺集賢雖無考證然以上一
句語勢觀之則集賢為永國無疑書中言集賢已頒奪
情之制當須急遵承聖上眷倚之意必不俟駕于同宗
屬望之心厚矣其如當時士大夫公論何

跋史氏官誥及忠清公親帖

按史會卿承奉郎誥一通會卿為衛王孫忠清公子會
卿既早世忠清欲以其澤與宗姪世卿改奏回授且奉
書丞相永國斡旋成就其於親親之意厚矣至于忠清

答世卿催改奏文字有丞相不納等語又謂吾姪疑御前取秦元奏陳但稟集賢於奏事之暇略扣聖上聖上必須明諭則其間固有曲折難成者豈當時國家定制有所妨也即永國既以外艱罷相忠清繼云莞背改奏之事轉成無用嗣後世卿以觀文公知處州明堂恩始得宫累遷文林郎而宋社亦已亡矣是誥是書今為史氏家傳真以門壻獲得拜觀輒論次其後以取正世家文獻君子云

題孔子廟臨帖

虞世南孔子廟堂碑歐陽公辨論已定此係太倉仲士敏臨寫以寄者雖波磔殊為失真然足以見其用意之勤乃裝訂成帙俾兒子東昇習之若其源流所自則趙周二公跋語可考謾書以識是時予以計偕將如京師云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八